

同志教育進 / 出校園之間

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實作方式為例

蔡宏富（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法於2004年通過至今，有許多性別議題在校園中蓬勃發展，包括同志教育。然而，同志教育雖受到法律保護得以在校園實行，但在實際操作面上，並不如其他性別議題一般容易。本文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為研究對象，分析其進入校園實行同志教育的過程所遭遇的困境，以期能指出目前性別教育中的各種性別議題有中心—邊陲的關係出現。本文發現在整個性別教育當中，同志教育仍處於邊緣位置，此邊緣化的現象並非理所當然。在入班演講上，教師必須處理上級、同儕與家長所帶來的壓力與質疑；在教師研習上，重複的法令規定與議題的一魚多吃，獨厚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教育。現實校園中，許多教育者也只把性別教育當成兩性平等，此種以「兩性」平權為核心思維的性別教育觀念，無形中將同志議題邊緣化。最後，本文肯認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初衷，但要再進一步落實同志教育，則需有更為建制化的師資培育與有系統的同志課程融入，才能讓同志教育更有力地現身在教室中。

關鍵詞：性別平等教育、同志教育、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一、前言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公佈實施後，學校如火如荼地展開性別平等教育，性平法同時也把同志教育納入性別課程中教授，肯定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於 2010 年 2 月底，台北市教育局發函台北市議會附帶意見中，指示台北市政府應研議「如何防止高中、職（含）以下學校社團，假藉該社團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同志交誼等活動，以保障學生自然適性之發展空間」。公函不僅充滿嚴重的性傾向歧視，更公然違反性平法成立的宗旨：「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此公函事件也使關心性別議題的學者與第一線的老師開始站出來為同志教育發聲，同志運動團體也至市政府前發表抗議聲明。

從性平法通過至教育部公函事件，我們不得不回頭檢證與反省性別教育中的同志教育，是否因立法而獲得在校園推行的正當性。在此脈絡下，本文想探討目前台灣校園同志教育的實作現況：台灣校園的同志教育進行得如何？是否達到性平法所期望的目標？還是同志教育仍處於邊緣的位置？這些為本文所關心的研究問題。透過探討這些問題，除了重新檢視當前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中運作的實況之外，更希望從中找出實作的阻力，以讓想推行同志教育的老師們有所借鏡。

反省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中的處境時，還可從各種性別議題的

致謝辭：本文係由筆者碩士論文〈在教室說故事的同志運動：同志諮詢熱線的校園同志教育實作分析〉，改寫而成。再次感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給筆者進入學校的寶貴機會與經驗。另外特別感謝指導老師范雲的鼓勵以及匿名審查人的建議，使本文最後得以完成。

表一 教育部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專業領域關鍵字搜尋統計表

領域關鍵字	人數 (人)	和「性別」重 複人數(人)	和「性別」重 複比率(%)	佔總登錄人數 比率(%)
總登錄	256	-	-	100.0
性別	99	99	100.0	38.7
同志	17	12	70.6	6.6
兩性	16	3	18.8	6.3
婦女	42	12	28.6	16.4
女性	39	12	30.8	15.2
性侵害	33	12	36.4	12.9
性騷擾	9	7	77.8	3.5
家庭	53	25	47.2	20.7
婚姻	32	8	25.0	12.5
治療	31	5	16.1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其中並忽略各關鍵字互相重疊的教師數目，例如專業領域同時有「兩性」與「婦女」。

師資多寡檢討。我利用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的師資人才庫，¹ 搜尋已登錄系統的教師，透過專業領域的關鍵字搜尋，結果得出專業領域中含有「同志」關鍵字的人數為 17 人，這 17 人又有 12 人同時含有「性別」關鍵字，其與「性別」同時出現的比率（ $12/17*100\%$ ）為 70.6%。但這 17 位教師放到總登錄人數中（ $17/256*100\%$ ），卻只佔 6.6%。從上面的數字來看，雖然專業領域中，含有「同志」關鍵字的師資人數佔總人數的比率較低（6.6%），但與「性別」關鍵字的重複程度卻較高（70.6%）。我另外用「兩性」、「婦女」、「女性」、

1 網站資料：https://www.gender.edu.tw/teachers/index_reality.asp。瀏覽日期：2010/11/8。

「性侵害」、「性騷擾」、「家庭」、「婚姻」、「治療」為關鍵字分別搜尋，結果如表一所示。可以發現「兩性」、「婦女」、「性侵害」、「家庭」與「婚姻」等專業領域的教師較多，佔總登錄人數的比率較高。另外，「性騷擾」、「性侵害」與「家庭」等專業領域同時含有「性別」的比率各佔 77.8%、36.4% 與 47.2%。最後有趣的是，在專業領域中，有「治療」² 關鍵字的人數為 31 人，佔總登錄人數的比率為 12.1%。

從上述的描述性統計可看出，性別平等教育師資的人數多寡與性別平等教育各式各樣的議題，刻劃出性別平等教育的性別樣貌。雖然資料庫中充斥各種與性別相關的議題，但從師資人才的專業領域不難看出：性別教育教的仍是某些特定議題，甚至有 157 人的專業領域不見「性別」關鍵字，³ 卻仍繼續登錄在「性別」平等教育的師資人才庫中。藉由粗略的性別教育師資描述性統計，我希望指出當前性別教育正由某些專業領域詮釋，以及同志教育在整個性別教育體系中仍處於弱勢。

我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以下簡稱熱線）教育小組為觀察對象，記錄教育小組進入校園演講的過程，及其與校內對口老師的互動，作為分析同志教育實作的資料。熱線在性平法尚未通過時，就開始在學校演講同志議題，一開始演講場次並不多，但從 2004 年通過性平法

2 以「治療」為關鍵字查詢結果，出現婚姻與家族治療、團體動力與小團體輔導、遊戲治療、心理諮商與治療、心理治療、性功能障礙治療、性醫學與性治療、家族治療、認知行為心理治療。

3 此 157 人雖然在專業領域上沒有「性別」二字，但有些可能有「兩性」、「婦女」、「女性」、「性侵害」、「性騷擾」、「家庭」、「婚姻」、「治療」等關鍵字單獨或同時出現，而有些專業領域甚至完全沒有我的關鍵字，後者的數目還不少。

之後，熱線的校園演講量慢慢升高，同時也組織「教育小組」⁴ 專門負責校園演講事務。

目前台灣校園並沒有一套有系統的同志教育融入課程中運作，多半是由授課老師邀請校外團體，以補充性別課程的方式演講一節或兩小時的同志議題，所以觀察、記錄並分析熱線教育小組的校園行動具有研究指標性。除了小組演講內容以同志教育為主之外，小組義工更以同志身分現身在教室中，不僅挑戰授課內容的尺度，更挑戰實作上同志團體進入校園的門檻。

本文嘗試透過熱線教育小組在學校進出演講的整個過程，刻劃出目前同志教育在校園性別教育中的處境。藉由教育小組和學校的互動，丈量出性平法所規定的性別教育課程涵蓋同志教育，在法律層面與實作層面的落差。另外，同志教育並不是性別教育的全部，但如果連同志教育都仍只是白紙黑字的規定，其他性別教育的議題是否也一樣呢？所以，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同志教育的實作現況，來反映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課程中的處境與問題，並期望能從分析過程中看到無法落實法律的盲點，而能有實作上的開創性。

二、文獻回顧

同志教育實行於校園的爭議，在美國猶他州也發生過，過程中引發兩方人馬的辯論。1996年2月，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學校體系（Salt Lake City's school system）為了不讓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青年社團在學校聚會，禁止公立高中所有相關課後社團活動。採保守立場的猶

4 除了教育小組之外，目前熱線還有接線小組、性權小組、家庭小組、老年同志小組、南部九六八小組、親密關係小組與愛滋小組。

他老鷹論壇（Utah Eagle Forum）主席 Gayle Ruzicka 說：「同性戀不能生育，所以只能透過招募吸收。現在的學校同志社團未來不能在猶他州的高中校園裡繼續招募」（Brooke, 1996/02/28: A1）。⁵ 州參議員 Craig Taylor 也表示：「青少年正開始有性的發展，我相信他們有可能受同性戀影響而走上同性戀的道路」（Brooke, 1996/02/28: A1）。

與上述反對同志教育立場相反的一方——GLSTN 網絡（Gay Lesbian Straight Teachers Network）⁶ 的教師代表 Clayton K. Vettters 提出反駁：「對同性戀學生最好的方式是開放」（Brooke, 1996/02/28: B8），並認為同志議題到處都有。在猶他州東部高中就讀，本身為女同性戀的 Kelli Peterson 否定保守的作法，並指控保守團體以成立性俱樂部（sex club）為理由，污名化同志社團，她認為社團並不只是技術層面上的交友平台，更是一種認同（Brooke, 1996/02/28: B8）。

猶他州出現的校園同志議題，只是類似事例之一。在紐約，納入同性戀相關教育主題的「彩虹課程」曾遭腰斬，學校校長甚至被開除（Berger, 1992/11/17）；阿拉巴馬州的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也因學生代表決定取消校園同志社團的經費而鬧到州立最高法院（*The New York Times*, 1992/5/16）；在一份各大學校園調查報告裡，統計結果顯示，比起校園種族議題或其他性別議題，同性戀議題更讓人難以忍受（Shepard, 1990）。

Gloria Filax（2003, 2006）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研究同志青少年的校園經驗。她探討同志青少年學生在校園與社會中，如何回應異性戀

5 引文由作者翻譯。

6 1990 年成立的 GLSTN 於 1997 年改名為 Gay Lesbian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網站資料：<http://www.glsen.org/cgi-bin/iowa/all/about/history/index.html>。瀏覽日期：2010/11/15。

規範與恐同論述，或是如何抗拒異性戀論述，以便在異性戀的日常生活縫隙中建立同志認同。從青少年同志的敘事可以看到，他們自認為是偏差的他者與令人難以理解的他者，許多異性戀規範的話語背後顯露的是「同性戀這個可怕的東西」。校園透過性別論述的網絡影響邊緣化的同志學生，再製造出同志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以致他們若非消失在人際關係中，就是受到忽略。

台灣的論文也有針對校園同志學生的研究。張喬婷（1999）以台灣大學女同志學生為訪問對象，研究女同志學生在校園空間受到的恐同監控，發現她們必須面對校園中的異性戀想像而做出各種抵抗行動，例如以升學來停止情慾想像、隱「性」埋名的同性情慾書寫；她同時發現，高中校園主控學生頭腦與身體的「情境式女同性戀」論述，企圖矯正菁英女性的同性情慾，另外，校園行政體系的同志資源不足，恐同的輔導體系與封殺情慾出口，也成為父權管理的監控策略。王怡元（2004）研究 1990 年代中期女同志族群在學校與非同志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指出：「校園中的異性戀霸權仍然橫行無阻，女同志在校園中難以逃避異性戀霸權的監控，對於被發現的女同志學生試圖加以改造、矯正，同志學生無不噤若寒蟬，甚至失去承認自己同志認同的勇氣。」最後研究結果認為校園友善接納同志是有條件的，愛與關懷反而可能造成同志學生和其他師生的緊張關係。吳幸珍（2003）的研究主要彰顯國中女同性戀學生的主體經驗，藉由三位女學生的校園經驗說出「性別教育外一章」的故事，細膩地耙梳在國中時期有同志認同的女學生，如何在校園異性戀體制中發展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並考量現身策略。另外，文中指出學校正式課程除了「反同性戀」與「去同性戀」的特徵之外，潛在課程也會壓抑同志學生，例如學校對女生服裝儀容的規定讓不喜歡穿裙子的 T 相當困擾。上

面三篇的研究對象湊巧皆為女同性戀學生，分別處於國中、高中與大學時期，研究內容多是藉由女同性戀學生的校園經驗來反思校園體制的「同志盲」與對同志學生的壓迫，許多篇幅著墨在女同性戀學生面對外部結構與人際關係的心理認同過程。

類似於 Gloria Filax 的研究，George W. Smith (1998) 以同志學生作為報導人，收集在校園中的經驗敘事，檢視教育體制中的異性戀體制與恐同壓迫。透過報導人的故事，他認為「死娘炮」的意識形態 (the ideology of “fag”) 是構成異性戀體制和恐同的關鍵點，透過語言上的實作，例如嘲弄、取笑、謾罵、塗鴉的方式，讓有關死娘炮的各種迫害在每日的校園生活中不斷上演。不管同志學生是否認為自己就是同學口中的「死娘炮」，都要經過「死娘炮意識形態」的洗禮才能獲得同志認同或同志意識。王儷靜 (王儷靜譯 [Smith, 2005], 2010: 170) 也回應 Smith 這篇文章，指出在「多元性別」的進修研習上，有些老師聽同志分享生命經驗時，會詢問有陰柔特質的男生：「你這樣不會性別錯亂嗎？」「你這樣子，你爸媽對待你的方式會不會很奇怪？是用男生還是女生方式對待你？」許多大學生對於同志的認識也來自這樣的論述：「我的高中老師說，男同志是因為女人的靈魂裝在男人的身體，女同志是因為男人的靈魂裝在女人的身體，所以我們要尊重同志，因為他們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人。」王儷靜並提出，教育人員可以檢視社會脈絡裡的焦慮和不瞭解是如何被建構，並產生一套不同於既定解釋性別關係的假設與不同生命經驗的交會，如此才會有轉化的契機。

從 Filax 和 Smith 的研究得知，不僅在校園中看不見同志學生，同志學生更被建構為「受難者—箭靶—犧牲者」(Martyr-Target-Victim) 的形象。例如同志青少年自殺的比例高於異性戀青少年；同

志青少年在學校是霸凌、性騷擾及取笑的對象；青少年覺得自己是同志是因為年紀還小，所以自我中心比較強、比較叛逆。在描述同志的敘事中，很難看到有戀愛、羅曼史、快樂、性、健康的同志少年、好的事情、音樂、藝術、有家人朋友支持等正向的成分（Rofes, 2004）。

上述的同志青少年校園經驗研究，讓我們知道教育同志青少年是必要的——不僅要教育異性戀青少年認識多元性別，更要提供同志青少年與異性戀青少年同等的教育資源，讓他們能在教育過程中認同自己的差異。Eric Rofes（1989）用「打開教室的衣櫃」形容在校園中注入同志青年教育——1985年在紐約開辦的夏菲米克高校（Harvey Milk High School），以及洛杉磯聯合學區（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所實施的10計畫（Project 10），都為此做了示範。不過在推動過程中卻遇到許多阻礙因素，包括缺少承認各種性傾向的勇氣與鼓勵，難以把同志青年需求的資訊推廣到公眾，以及學校系統可能會面對爭議。Rofes認為學校在接納同志青少年之前，必須先作下列改變：第一、重視學生的需求，而非家長與外界團體的需求；第二、性相（sexuality）的議題必須從禁忌轉移到公眾領域，像是性教育中的墮胎與多元家庭議題，經常面臨宗教壓力而不被提及；第三、培養對同志友善的教師，因為帶有性別友善觀點的老師，往往最常受到學校主管的壓力；第四、學校課程必須加入對社會有貢獻的同志人物；第五、教育者必須理解，以正面的方式討論同志並不會促使青少年變成同志（1989: 451-452）。在我的研究中，上面五點同時也是教育小組進入校園演講所要面對的問題。教育小組在宣導同志認同時，必然也會受到情境的限制而改變演講內容，並非真空、單調、去脈絡地呈現被壓迫或正面的同志形象。Rofes所提出的困境與可能

的改變，正是影響教育小組演講的部分限制，當這些限制無法改變時，教育小組就必須發展出應對的內容與呈現方式。

李雪菱（2007）的研究細緻地描述出目前台灣性別教育的處境。她彙整四所小學與三所中學的田野資料，首先發現，教師的性別意識是影響性別教育成效與推廣意願的關鍵；第二，採取書本、播放影片的教學方式，效果並不佳；第三，非營利組織培訓志工媽媽，採用由聖經教義轉化的活潑內容，進入基層學校義務教學，試圖取代「安全的性」的性別教材，其教學活動受師生熱烈歡迎，但從全面性教育的角度來看，卻是走回頭路的性別教育；第四，政策性與實用性議題遠多於批判性（爭議性）議題，許多性別教育工作者企盼突破的主題（如同志教育、親密關係、兩性交往等）易受迴避，此一情境是窄化性別教育意涵的教學實踐，同時也可能加深師生的性別刻板印象。李雪菱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台灣性別教育的問題，尤其較少批判性議題的引入，更是同志教育發展的主要困境。

以上這些文獻與研究說明校園教育看不見同志學生，同志學生在校園仍處於弱勢與被壓迫，同志教育在校園仍不被接受。李雪菱的研究更指出性別教育在校園實行的真實情況，而這真的是性平法中性別教育所欲的內涵嗎？我們不能虛偽地不去正視許多外界因素（宗教為其中之一）早已介入性別教育課程，還以為性平法規定的各種性別議題都能在性別教育課程中落實。所以，本文以同志教育在校園的實作為研究主題，更以同志團體為觀察對象，透過同志團體進入校園演講同志議題、與校園的互動經驗，實際探究學校實施同志教育的困境。

三、分析方法

教育小組的業務主要由 5 位正職人員中的阿球領導，帶領近 30 位參與教育小組的義工共同完成。2009 年 5 月，我開始在同志諮詢熱線的教育小組當義工，並開始記錄參與觀察，一直到 2010 年 6 月底，總共去過 21 所學校演講。平均每星期去一所學校或一場演講，最遠到金門與屏東的國小。限於經費、交通距離與人力，邀請熱線的學校大多集中在新竹以北，尤其台北縣市的國中、小最多，所以當有花蓮、屏東、台東及外島的學校邀約時，熱線一定會想盡辦法前往，因為偏遠地方的學校更需要熱線的資源進入。

演講分為「入班演講」與「教師研習」兩種。在我訪談的 9 位教師中，有 2 位邀請熱線到學校的教師研習演講同志議題，一場是國小教師研習，另一場是國中教師研習，兩場均為校內自行辦理的研習。入班演講的觀察主要著重在進入校園的過程及義工們與老師的會後討論。教師研習則在海報標題名稱、主辦教師對熱線提出的演講要求與演講方向，以及演講後教師和義工的交談內容。

參與觀察記錄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為直接在現場觀察突發狀況，因為時間限制的關係，隨時寫下關鍵字或對話。第二為現場錄音，包括整場演講過程與事後討論的內容。第三為當日所做的田野筆記——在演講結束回宿舍後，配合第一種隨記，整理記錄當日觀察的小細節。參與觀察所記錄的資料是我之後發展深度訪談問題的重要依據，由於我本身沒有受過教育學的訓練，也非教育背景出身，所以一開始並不理解校園教育的概況。參與觀察便成為我日後擬訪談大綱的資料來源，從中才得知教師的處境與難處所在。在此需特別說明，鑑於本文的主題，現場錄音資料主要為學生對同志議題理解的狀況，故未呈

現在本文當中。

田野觀察捕捉的是研究對象當下的互動與對話，我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個體的主觀詮釋及對事件的理解。身為教育小組的義工，我有機會與學校老師面對面接觸。通常在演講結束後，我主動向老師表明目前研究生身分及研究主題，邀請老師成為訪談對象。我總共去過 21 所學校演講同志議題，包含國小到大專院校及學生場與教師場，訪談了 3 位高中老師、74 位國中老師、82 位國小老師。⁹ 另外，我訪談兩位熱線工作人員智偉與阿球，最後只引用智偉的訪談內容。智偉年齡 32 歲，男同性戀，目前為熱線的社工主任。教師的資料如表二所示。

學校老師的訪談著重在個人對於性別教育的想像與期待、自身的校園性別經驗、推動同志議題性別教育的過程，以及對教育小組演講內容的想法。訪談時間一至兩小時，每位教師只訪談一次。有趣的是，在關掉錄音筆後，我和教師們還會繼續聊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大多是教師對於我研究主題的好奇提問，以及無法於本文寫出的抱怨。訪談場所通常在教師居住地點附近的速食餐廳或咖啡廳，也有在學校教室訪談。

訪談內容包含教師的基本背景資料、邀請熱線的動機、舉辦同志議題演講的過程、是否遇到難處與如何解決，訪談大綱可參考附錄一。大抵上，這些訪談問題都會引出教師一連串的心得。聆聽教師時

7 我並未與莊敬高中的秀英老師進行一對一訪談，而是在一次熱線教育小組會議邀請秀英老師來分享她邀請熱線的過程與困境，我採用她在會議中的演講內容。

8 和平國中玉蘭老師的訪談來源同上。

9 屏東博學國小的詩涵老師，因為時間與距離的關係，我是利用電話進行訪談。

而忿忿不平，時而興奮地跟我分享舉辦過程像打電動闖關般的心情，也使我常跟著教師的情緒起伏，尤其是提到對於同志學生的不捨與同理時。

表二 學校教師受訪或演講錄音資料一覽表

編號	化名	性別	就職學校化名 與級別	邀請熱線的演講 性質	位置
1	玉蘭老師	女	和平國中	入班演講	新北市
2	志明老師	男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3	秀英老師	女	莊敬高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4	麗華老師	女	禮樂高中	入班演講	新北市
5	淑芬老師	女	溫良高中	入班演講	台北市
6	美玲老師	女	自強國小	教師研習	台北市
7	怡君老師	女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8	雅婷老師	女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9	詩涵老師	女	博學國小	教師研習	屏東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資料整理上，由我自己完成所有逐字稿的工作。在重聽訪談內容並逐字打出的過程中，不時能發現之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與可以分析的材料。資料編碼分成兩部分：入班演講與教師研習。入班演講又分為邀請動機與邀請過程。邀請過程再分類為家長反彈、校長不贊成，有些則是教師同儕發出異議。在分類的過程中，才看到一場演講有許多幕後行動者的參與和交涉。教師研習的教師訪談內容編碼較為單純，兩場研習的教師都指出同志教育在教師研習舉辦的相同困境：不同性別議題的角逐與競爭。「性騷擾」、「性侵害」與「家暴防治」

這三個關鍵詞幾乎是訪談教師舉辦同志教育教師研習時，出現最頻繁的字眼。

四、研究分析

(一) 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的座標位置

性平法的立法精神值得讚許，尤其從「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修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更可看出法律不僅考慮到女性就學的不利處境，也正視性別氣質多元與各種性傾向學生的就學權利。在課程上，性平法規定融入男女平等與同志平權的觀念，讓以往在學校不太受重視的各種性別議題開始具有正當性。同志教育能走入校園，性平法絕對是開啟這扇門的重要鑰匙。性平法第二條第一項明確規定：「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第十七條更直接要求學校實行性別教育課程：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粗體為作者

所加)

在性平法作為實行性別課程的依據下，熱線進入校園的機會增加，但仍需要校園老師邀請才行。性平法規定國民中小學每學期至少要有四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因而產生國小與國中校方對於性別教育的需求。但從上述所列的法條內文來看，性別教育並未強迫納入同志教育，這也讓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上可有可無。那為何前面一開始說熱線能進入校園演講是根據性平法呢？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具體說明了性別教育課程必須包含的面向，即「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粗體為作者所加）。細則清楚交代國中、小的性別教育課程應具有情感教育、性教育與同志教育等面向，所以想邀請熱線的老師能在法律保護下面對學校的壓力，讓熱線進入學校甚至班上演講，因為法條清楚規定性別平等教育包含同志教育。

除了性平法之外，讓熱線進入校園更重要的關鍵人物（key person）是扮演對外窗口角色的教師。沒有這些關鍵教師，熱線難以進入學校。2010年，我演講過的新北市和平國中¹⁰與台北市仁愛高中，都因為關鍵老師調職或學校課程更動的緣故，無法繼續邀請熱線。另外，台北市內湖區的忠孝高中後來再也沒邀請熱線，主要原因也是關鍵老師離開學校。所以，關鍵老師具有重要的引介功能，而他們也必然會在校園體制內遇到各種不同的壓力。下面我將透過熱線教育小組的「入班」與「教師研習」管道，來看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中

10 下面所提到的所有學校皆以化名表示，但保留學校的縣市。

的位置。

1. 入班：輔導課與親近性議題課程的嫁接

在國中、小（一到九年級），主要是由學校的輔導室辦理性別教育課程相關事項，輔導老師如果邀請熱線到班級演講，會放在輔導活動課上。新北市的仁愛國中、台北市大安區的信義國中和桃園縣的公誠國中即為此情況。還有一些空白課程學校也會邀請熱線，但卻不在班表上，也就是朝會時段。對於熱線而言，朝會場意味著不是面對一班三、四十人的情況，而可能是在短時間內面對全年級或全校的學生。我曾和熱線義工一起搭早上六點半的火車，從台北車站到桃園縣某國中的朝會上演講同志教育，等到訓導主任訓斥全校學生排隊的秩序之後，我們演講時間前後僅 40 分鐘，比搭車的時間還短。所以當演講量較多時，這種時段的演講熱線通常都不太願意接，因為除了內容無法深入之外，學生也不會專心聆聽。

以上是熱線進入國中演講的主要途徑。在高中／職的部分，因為輔導室沒有「輔導活動」這類自主教學的時段，所以如果是輔導老師邀請的入班演講，輔導老師通常必須向班級導師借課，或使用其他「非升學考試課」。例如在台北市勤毅高工對高二學生的演講，就是輔導室利用綜合活動課、健康與護理課或生涯規劃課來實施。高中／職學校會邀請熱線入班演講的不只有輔導室老師，還有公民、護理與家政（生活科技）老師。當公民、護理與家政課老師想邀請校外志願團體到班上演講時，必須在本身課程中找到與「性別」相關連的議題與內容，才能嫁接到同志議題，進而把熱線引介到班級。表三是台北市某高中上學期課表，粗體表示熱線常進入班級的課程。

表三 高中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數學演練	地理	國文	公民與社會	班會
歷史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國文	國文
基礎地球科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基礎化學
基礎地球科學	國文	音樂	英文	基礎化學
午休				
論語孟子選讀	美術	生活科技	自習	國防通識
體育	歷史	生活科技	體育	數學
電腦生命生涯	英文	地理	健康與護理	英文
綜合課程	英文課輔	團體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熱線在國中入班演講的部分，學校對外的窗口幾乎都是輔導室老師，由輔導室老師安排整個演講流程。不像國中有專屬的「綜合輔導課」可使用，高中輔導室老師邀請熱線入班演講，大多會向導師借「綜合課程」或其他課程來上。另外，不同於性平法規定中小學要有固定時數實施性別教育課程，高中要求融入課程，加上高中老師的專業自主性比國中、小老師高，可以自由擴充、延伸與補充教學內容，¹¹ 因此高中入班演講，邀請的老師多半不是輔導課老師，而是其他課程的老師。像是台北市文山區溫良高中的淑芬老師，已經連續四年邀請熱線到她的公民課演講一節課；還有台北縣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也曾邀請熱線到她的家政課演講兩小時的同志議題；以及已經合作七年的桃園縣莊敬高中秀英老師，會請熱線到她的護理課演講。

顯然地，高中沒有專門討論同志議題的課程，而且高中的公民

11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補充與寶貴意見。

課、護理課與家政課和同志議題並無直接相關。但這些老師表示，透過議題的「迂迴嫁接」，同志議題仍可在這些課程中現身。例如，溫良高中的淑芬老師認為，只要公民課本提到與同志相關的內容，就算篇幅不多，還是可以請熱線的義工來演講：

後來公民已經變成考科了，考科之後課本就有，那當然你提到的性侵害、性騷擾跟家暴，我們第一冊的社會就有，放在不同〔的三節〕課，但是這三課的篇幅是差不多的，甚至連紐約石牆運動都介紹了……還有智偉的照片也放在課本上，可是照片是放在後面的多元文化，可是它那個背景就是同志諮詢熱線，那一年智偉有來我們學校，我還請同學翻開那一頁，讓同學看到活生生的同志從照片走出來……所以我是覺得性侵害好像比較少一些，反而是家暴、性騷擾、同志這部分，同志就自成一個小單元。

除了公民課以人權嫁接到同志議題之外，老師也會把「擴充」教學議題當作另一種解釋，邀請熱線入班演講。目前的家政課不再只是學習家務勞動的內容（例如烹飪或縫紉），也開始教授有關兩性的課程，像是分手技巧或婚姻的社會功能等。教授家政課的麗華老師以生命教育為出發點，開始在家政課上談論愛情、婚姻，雖然主要仍以異性戀關係為主軸，但因為想讓教材內容趨向完整，於是她以性別文化為主題加進同性戀議題。

2. 教師研習：性騷擾、性侵害與家暴防治的排擠

根據〈98年教師在職進修統計年報〉，¹² 全國在職老師平均年度研習時數有 64.05 小時，比前一年增加 13.11 小時。在各教育階段，可能因為週三下午都會辦理進修活動，以國小老師進修情況最為踴躍，一年平均有 88.42 小時，比前一年增加 17.08 小時，其次是國中老師（47.5 小時）及高中／職老師（34.85 小時／39.38 小時），全國各級學校及單位舉辦的教師進修活動，也比前一年增加 4 萬 8 千多場。

舉出逐年增加的教師研習數量，是因為教師研習也是同志教育進入校園的管道之一。從國小到大專院校的教師研習都曾邀請過熱線，我的研究則限於國小和國中老師的進修或研習。對熱線而言，向學生演講的效果其實有限，因為和學生的互動只有演講的幾小時，但對老師演講的事後效果較大，因為當一位老師在想法上有所改變時，帶回學校的影響可能擴及整個班級、甚至全年級的學生。

熱線和老師對話的機會主要在教師研習的場合。教師研習的主題在教育部與教育處規定下，每學期必須安排特定的議題，再加上教務處、學務處與輔導室都有自己的研習要辦，所以必須讓議題與各處室的研習時數達到平衡。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各處室老師只能就被分配到的時數，想盡辦法安插進自己想辦的議題。

如果要對全校老師進行宣導，則會在每學期例行的研習或進修課程中，安插熱線的演講場次。但這過程並不是只要寫簽呈公文、呈給上級批准就能成功。2009 年 9 月到台北市松山區自強國小對全校老師的演講，就是在學期中的週三下午舉辦的例行進修活動，全校老師

12 網站資料：http://www4.inservice.edu.tw/Report/Reports_Year/98YEARBOOK.pdf。瀏覽日期：2011/10/30。

都要參加並簽名，演講的空間是大禮堂，人很少空間卻很大。如同之前其他義工所分享的，小學老師會帶著一籃作業本，一進來就坐定位開始改作業。邀請我們演講的是輔導室的美玲老師，老師很熱情地招呼義工，演講完後私下聊天，她才說到之前的研習都是請家暴中心的人來講，已經聽了好多場。

性騷擾和性侵害犯罪防治的宣導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二條規定：「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加上家庭暴力防治的觀念較為學校所重視，造成性別教育被當成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與家庭暴力防治教育來對待，使得老師們最後為了滿足規定，在有限的週次下，只辦這三個議題的研習活動。另外，評鑑的方式和項目也會影響議題的優先順序，¹³ 美玲老師無奈地說：「性別教育檢核裡面就會問有沒有辦家暴和性侵的研習，問說有沒有對家長和老師講過及對小孩做課程設計，性侵、家暴、性騷擾是在一起的，所以有些經費非辦這個不可，因為要送成果時能說我有，其他就叫其他類。」

2010年3月底到屏東市博學國小演講，同樣也是在週三的教師進修活動。邀請熱線的詩涵老師，對從台北風塵僕僕搭車南下的熱線義工們感到很不好意思，頻頻說屏東的同志資源並不多，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後來訪談詩涵老師，才知道她是以「兒少保護與性騷擾防治研習」為進修標題，邀請熱線來演講同志議題。由於規定的議題與自己想辦的議題無法契合，加上時數限制，致使她常常必須找出「一魚多吃」的解決辦法：

13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議題決定與否取決於評鑑的方式與項目，而非單純研習經費的多寡與配置。

我們學校是 25 班以上的學校，所以有輔導室，性平業務分配給輔導組長負責，暑假時教務處會統籌整學期的研習內容，各處室提出需要辦理的研習內容（包含依教育處規定要辦理的和學校依需求辦理的兩部分）。通常我們處室會提出特教研習一場，輔導知能一場，比如放一部影片《心中的小星星》在描述學習障礙的孩子遇見名師的經過，資料組長做特教成果時就算特教研習，我〔輔導組長〕做輔導成果時就算輔導知能研習。……自從教育處來文指示家暴研習、性侵性騷研習、兒少保護研習都要辦理後，我們發現根本塞不下這些研習。我只好選擇辦一場研習又可以歸類為特教研習、輔導知能研習、兒少保護研習……等等一魚多吃的研習。

從此例可看出，當輔導室要辦一場研習，必須考慮兩個層面：第一是和其他處室一起競爭的進修時段；一學期約 20 週，每學期大約辦 5 場研習，這 5 場研習由所有處室自行調配，輔導室所能分到的研習週數約為兩週。其次是輔導室有必須舉辦的議題，像是學務處必須舉辦反毒品研習和體育研習，而輔導室必須舉辦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家暴防治、兒少保護、憂鬱諮詢等議題。這兩個必須考慮的要素引發了每學期都令人焦頭爛額的問題：「如何在分配到的有限時數（堂數）中，同時納入自己想辦的議題和規定的議題？」附錄二為博學國小的週三教師進修課程表，可從中一窺端倪，粗體為熱線教育小組受邀至教師研習演講的場次。

2010 年 3 月 24 日在屏東市博學國小的演講，是以性騷擾防治的標題為名舉辦的。詩涵老師認為，其實也可以用兒少保護的名稱邀請熱線演講，她半開玩笑地說，保護同志青少年也是一種兒少保護，為

甚麼一定要是家暴、性侵害議題才算兒少保護。此處可見老師對於議題名稱有很大的詮釋空間，但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邀請的老師們不直接在標題上寫『同志』教育等直接明瞭的字眼呢？」台北市自強國小的美玲老師認為，目前社會對於同志議題表面上好像普遍可以接受，然而學校礙於家長觀感，常常會希望不要出現過於「敏感」、「爭議」性的字眼。她以自己在送公文給校長蓋章同意的過程為例，就有因為「同志」兩字寫在公文上，致使校長不願蓋章的情形：「校長第一次有蓋章的時候，是因為還沒有講綱，我就把計畫送出去，當時校長不知道內容講些什麼，可能寫出去的東西是中性、安全的。但當時第二次沒蓋章就是因為看到欣瑞（阿球）的背景，到了前一天才蓋章，想要臨時撤掉是可以的。」我們可以從附錄三台北市松山區自強國小的公文看出標題和演講人之間的曖昧性。

公文中「目的」的部分主要強調「兩性平等教育」，但在演講人的介紹裡卻出現和目的有所差距的「同志」字眼。另外，從演講主題也可看出，「從兩性到性別」成為掩蓋「同志」的修辭。我觀察到「性別」在教師研習一直是很好用的詞彙，既不會有男女兩性的框架，又能帶進同志議題——同志議題也是性別議題。美玲老師說，當初在提這個計畫時，困難之處倒不在輔導主任，主任覺得這個議題在教學上對老師有幫助，困難點在校長，校長曾直接問輔導主任邀請這樣的單位來講會不會不好，講的話題是比較不被接受的，擔心進修主題和現場演講的內容不符：

因為校長很擔心「同志熱線」這個標題，那個單位名稱他就很擔心。所以計畫書的名稱其實找不出要講同志這議題的名詞，目的寫得其實很浮，比較宏觀的態度認識性別，而非兩性。其實不看

主講人的背景，從計畫書是嗅不到一絲同志議題。

說完上段之後，美玲老師補了一句：「如果主講人寫的是某大學教授，校長是無異議通過。」議題的篩選機制不僅只以有無同志出現為考量，更重要的是有無專業的背書。美玲老師認為大學老師比較不會亂講話（不得體的話），所以比較有保證且讓人信服。話鋒一轉，她突然想到當天阿球的穿著，小小聲跟我說：「就像那天欣瑞（阿球）穿夾腳拖跟 T 恤來，主任有點擔心，校長本來就覺得邀請一個有爭議的單位，加上講師穿這樣來，主任在想說可能要黑掉了，這都是很容易出現在學校的想法。」最後，說到校長遲遲不肯蓋章通過的那段過程，美玲老師愈講愈覺得火大：

可能校長那邊得到的訊息也不夠完整，所以壓力就給了主任，到底要不要辦啊！還想說如果校長臨時決定不辦，可能要臨時通知阿球，那時候覺得有點火大，覺得自己又不是在做不好的事情，為什麼質疑那麼多，後來相對地想想，其實沒有什麼好生氣的，這也反映出來學校對性別的觀念想法就是這樣，你來做性別平等教育就是要講一些特定的議題，男生要尊重女生、女生同時可以當警察當軍人啊！類似這種老生常談，而且其實這些觀念並沒有進入腦袋裡面，說歸說，你看到女警察女軍人還是會吃驚，像開車如果開得很爛就說這一定是女生開的。

另外也有受限於經費名稱的規定，舉辦的老師想邀請熱線，結果造成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有一場對國中、小老師進行的演講，名稱為「學校衛生保健性教育研習」，就是在教育局給定的標題與會計項

目名稱下，邀請熱線去演講同志議題。到了現場才發現，原來老師一開始並不知道要演講同志議題，許多老師在現場看到講綱，眉頭往往會皺一下，才明白今天聽的演講是同志議題。過程中，不管老師是用中性字眼掩蓋同志標題，還是因經費緣故無法更改議題名稱，都造成書面與現實操作完全不同的研習內容，但最後舉辦的老師仍可達到原先的目標，雖然迂迴了些，但有時候就是不能不妥協。

透過教師研習的舉辦過程可知，研習主題排擠同志教育，獨厚性騷擾防治、性侵害犯罪防治與家暴防治。造成此排擠效應的原因，首先是法令重複規定。例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七條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四小時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¹⁴ 第二，相關單位疊床架屋。學校各處室都有必須舉辦的研習議題，但每學期的研習週數無法塞下所有議題，所以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好挑選既能滿足輔導室、同時也能滿足其他處室或輔導室內部各小組的議題。在前兩項因素限制下，想舉辦同志教育的教師只好讓演講名目與實際演講內容分離，才能達到期末評鑑必須有的議題研習時數，並讓同志教育進入校園。

（二）教師邀請熱線入班的困境

學校並不是一個各自獨立作業的地方，許多權力關係都在學校中運作，除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還有老師和老師之間的關係。熱

14 此課程應包括：一、兩性性器官構造與功能。二、安全性行為與自我保護性知識。三、兩性平等之教育。四、正確性心理之建立。五、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六、性侵害犯罪之認識。七、性侵害危機之處理。八、性侵害防範之技巧。九、其他與性侵害有關之教育。

線在入班演講的前製作業，必須和邀請熱線的老師合作完成，才有機會讓義工成功地進入教室站在講台上發聲。隨著情況不同，有些學校公開讓熱線入班演講，有些則透過老師私底下邀請，學校並不知情。下面是在某學校演講的過程及與校門口警衛的互動情形：

女老師帶我們到警衛室換證，裡面的一些警察看到老師帶三個人，就問要做什麼，老師結結巴巴地說是請來講課的人，不識相的警察繼續問是講什麼課，老師更結結巴巴地說分享一些性別的經驗，那一群警察其中有一位認出女老師的身分才讓我們不用換證進去，不過當下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入班宣導其實並沒有公開，是老師偷偷地塞進去自己的課裡面。(20091027 田野筆記)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桃園縣莊敬高中，當警衛第一次看到一群熱線義工要找秀英老師時，很緊張地打電話到教官室確認，第二次再看到又是一大群人來的時候，就和教官反應說：「有一堆不男不女的人找秀英老師，這樣好像不太好。」「奇怪，怎麼學生畢業後都變樣了？」可以說，熱線和學校打交道從警衛就開始，這取決於老師事前打造出什麼樣的管道讓熱線進入學校，不管是浮在檯面上還是隱藏在檯面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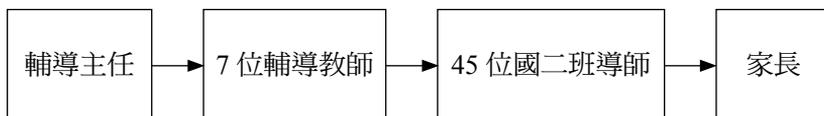
我原本以為國中輔導老師邀請熱線入班演講並不是件困難且複雜的事，但從和平國中玉蘭老師與公誠國中志明老師的經驗分享，才知道需要克服的問題仍然存在。下面以和平國中為例，說明國、高中入班宣導的流程。

玉蘭老師在民國 95 年到台北縣和平國中的輔導室開始從事行政工作。她說和平國中的特質就是家長很關心教育，因為升學率也還不

錯，所以家長很在意導師怎麼對待自己的孩子，當孩子在學校發生問題時，有沒有相應的資源可以幫助他們，所以和平國中的輔導老師都有這樣的重任。每班有一位輔導老師，也會上輔導活動課，因為這樣學生若有狀況，家長才會覺得有輔導老師在協助他的小孩。

和平國中的輔導室並非從未談論同志議題，老師們在民國 87 年就開始接觸同志議題，對於基礎的同志知識和名詞都還算瞭解，不過大多仍透過參加研習來獲得同志議題的相關資訊。玉蘭老師第一年辦的性別活動是戲劇比賽，第二年開始經由友人介紹，得知有同志熱線這樣的非營利同志組織，於是聯絡熱線的工作人員，展開一系列闖關過程。圖一表示玉蘭老師邀請熱線所面臨的關卡。

圖一 教師打造入班演講流程圖



上圖顯示玉蘭老師邀請熱線的先後順序，其他學校的老師並不一定會面對這四種行動者，也不一定按照上圖的順序。另外，有些老師會考慮校長的觀感，面臨的關卡也就增加一個，不過就我目前觀察到的入班演講過程而言，老師並沒有面對校長這一關。

1. 尋求輔導主任與校長的支持

和上級交涉是第一個重要關卡。當輔導老師想邀請外界團體到學校演講，又認為該團體具爭議性時，就必須詢問輔導主任或寫公文請示校長。輔導主任通常是第一個要說服的人，因為在主任准許下，就算校長不贊同也較可能繼續進行，所以一開始有沒有主任支持很重

要。志明老師就表示因為這一任輔導主任支持，他才得以順利辦下去，如果是前一任輔導主任聽到這件事，則完全不支持。玉蘭老師很有條理地告訴輔導主任自己想改變的想法，並提供一套清楚明白的程序使主任安心：

可能我後面要想出一套我應該怎麼做，我把我覺得可以怎麼做告訴他……我那時候就已經想好，可能就是請熱線的義工進來，跟主任說會搭配輔導老師的課程，介紹 LGBT，介紹一些校園裡面發生的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然後他們可能也會介紹同志議題的一些東西，那時候就跟主任說搭配義工的入班，講完了以後輔導老師還是可以去跟同學釐清一些事情，之後再來看影片寫學習單，這不是很完美嗎？我就這樣跟主任講。

除了輔導主任之外，另一個需要克服的關卡是校長。當輔導老師把邀請同志團體入班演講的公文寫好送到校長那邊蓋章時，有時輔導主任會被叫去談話。志明老師為了贏得校長支持，一開始寫公文還搬出法條，用螢光筆標示出性平法有規定包含同志教育，並提醒校長目前已有哪幾所國中開始從事同志教育，附加在公文後面。在被校長退件以及輔導主任被約談之後，志明老師有感而發地說：「在教育現場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學會妥協。」最後他從強調教授同志教育的立場轉為認識「多元性別」與學會「尊重」的觀點，才讓熱線入班演講。

除了妥協讓步之外，有些老師選擇先發制人的方式，讓校長在秉持開放校風的立場不得不同意。桃園縣莊敬高中秀英老師在為熱線申請鐘點費時，校長打回票說：「這個（同志教育）不太妥當，這個老

師有他們的專業與自主，可是上這個課來申請這個經費，這是不可以的，這個我不能批准。」於是在邀請熱線入班的那一週，秀英老師寫一封信給校長：「校長，我們莊敬高中的校風一向非常開放，從校長來之後，對我們的教學專業的尊重讓我非常感激，我也從以前就耳聞校長是一個對於性別非常尊重也非常開放（的人），對老師的教學自主維護著力很深。」由於不願顯得態度小氣以及被認為不尊重老師教學專業自主，校長往往就不再干涉。

秀英老師一直強調自己的作法是「低調但也高調」。低調在不讓校長為難與學校被告的情況下，小心翼翼地讓熱線進入學校，最要保密的對象自然是家長；高調在每年學校的性別教育評鑑，輔導室會找秀英老師要舉辦同志演講的資料，喜孜孜地在文件上添上這一筆業績。

2. 處理同儕的焦慮

主任答應後，玉蘭老師接下來還必須向輔導室其他 7 位老師說明。國二 45 個班級的輔導課並不只由一位老師負責，而是由輔導室的所有老師分配上課，所以除了告知其他輔導老師會邀請熱線入班演講，還必須先對輔導老師進行一場說明會，讓他們知道熱線演講是怎麼一回事。一般來說，並不是所有的輔導老師都對同志議題抱持友善的態度，玉蘭老師觀察到在熱線入班演講完後，一些輔導老師私下的互動出現勉強的情緒：

那一年我們學校有個代課輔導老師是有基督教信仰，很虔誠，那他平常跟我們相處都還蠻融洽，可是後來才知道可能因為信仰的關係，可能還不太能接受同志這個認同……那個基督教老師自己

有點衝擊，從以前到現在都是覺得不能接受的，可是聽了入班宣導以後，他自己以一個老師的立場或是以一個人的立場，他其實可以理解同志的身分會給孩子帶來不好的求學經驗，他覺得他也有想要幫助他的同志學生，可是他會有點衝擊。我會瞭解是因為他其實小我兩三歲，是在聊天的時候會說他實在不懂上帝既然這樣子，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人（同志）之類的，就是他的信仰太虔誠了啦！他對於同志入班的時候對於性的描述也就很敏感，他不太能接受。

有宗教背景的老師在這個情況下，由於信仰的關係而無法認同和接受同志，又因為教學專業驅使，必須先隱藏心中矛盾困惑的一面，勉強自己去同理這個議題。另外，年紀較大或較資深的老師也會認為同志很怪，比較無法接受。

向 7 位輔導老師說明入班宣導的是熱線工作人員智偉。他陽光男孩的氣質與形象扭轉了輔導老師對同志的印象。老師們紛紛不敢置信地說：「這樣的人也是 gay 喔！」玉蘭老師認為沒有同志朋友的人，往往從媒體接收同志的形象與資訊，而看不到原來同志也很「平常」，所以智偉陽光的形象正好打破老師對同志怪異的想像；但也正因為平常而非怪異，才讓輔導老師們更為放心且信任地邀請熱線入班演講。

同樣地，因為護理課和軍訓課是互相搭配的課程，所以莊敬高中秀英老師在向教官借軍訓課時，會邀請教官一起到班上聽課。由於秀英老師把性教育和性別教育結合在一起，介紹同志之前的幾週也會上異性戀的性教育，當教官旁聽完這一系列的課程之後，也就不會對其中一週上同志議題感到奇怪或有壓力。

3. 化解導師的反抗

在邀請熱線的過程裡，最困難的部分並不是輔導老師這關，而是班級導師。早期分發進來和平國中教書的老師，在大學時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一般而言教學態度都是兢兢業業，對於爭議性的教育議題也多採保守立場，所以玉蘭老師不知道該如何告知 45 個班的導師。於是她選擇一個星期五的導師會報時間，邀請智偉和阿球去對導師們演講，希望藉此鼓勵導師邀請熱線進入班級演講，但並不是所有導師都同意，玉蘭老師描述當時有導師不願意的情形：

那時候要辦導師會報之前，我自己也有點到，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開始講了以後我大概就是放了 90% 的心，另外 10% 就是一定會有很麻煩的導師，舉例來說，那一年就是有一個導師在他們講完以後，就站起來說我給你們鼓掌，我非常認同你們，講了一堆非常認同的話，可是最後講說：「可是我們班不需要這樣的東西。」就是也有導師是這樣子的。(粗體為作者所加)

在導師會報後，玉蘭老師發了意願調查表給 45 位導師，讓他們勾選是否願意讓熱線進入自己的班級演講，最後有 35 位導師勾選願意，3 位導師仍不放心，7 位老師表示不願意。後來詢問 3 位不放心的導師後，經過調整答應讓熱線入班演講，而不願意的 7 位班導師則寫下不願意的理由，包括「本班無同志學生」、「本班無此需求」、「家長可能會有意見」，或是比較有趣的理由：「學生比較過動不適合這個課程。」

但是那一年有些導師就提醒玉蘭老師：「既然你們搭配得這麼完整，這是你們的教學專業自主權，為什麼你們還要得到導師的同

意？」她才恍然大悟，這是輔導室在輔導課上的課程，為什麼要經過導師同意？她聽完後覺得很有道理，並反省自己在面對體制時，其實產生過度的焦慮，最後變成好像要做一件額外的事來化解自身的焦慮，但她並不需要在輔導課程上對其他導師負責，她也有自己的專業自主性，所以下一年就沒有讓導師寫意願調查表，而只是告知。

某一年，熱線入班演講的訊息開始在和平國中傳開後，一位沒有被分配到入班演講的班級導師反而主動打電話到輔導室，要求讓熱線進入自己的班級。輔導室有固定的鐘點費，在和平國中假設一個輔導老師要上 16 節課，全校一百三十幾個班除以 16 之後，大約還有 4 個班級沒有輔導老師。在無法多聘輔導老師的情況下，這 4 個班的輔導老師大多由導師兼任，所以熱線就不會進入這 4 個班級，除非導師自己要求。剛好那一年，有個導師在研習時聽過熱線演講，便主動打電話到輔導室詢問。雖然後來導師的部分並不如第一年般謹慎處理，但玉蘭老師認為熱線的義工一年只來一小時，但導師卻是帶學生最久的人，所以如果導師也能有這層性別意識會對學生很有幫助。

同樣的情形，台北縣的禮樂高中麗華老師在阿球的提醒下，一開學就去找每個班的導師詢問意見，全部的女老師都覺得非常好，反而很多男老師不是很同意：

那個不同意的老師，他聽我講完就是面有難色，其實他跟我差不多大，他教數學的，他第一句話就問我說：「你覺得 16 歲的學生會懂這個嗎？」……他又不好意思一口拒絕我，他就說高三好不好，我就說：「老師沒關係，如果你覺得有壓力的話。你就考慮看看不用現在馬上回答我。」大概隔了兩個禮拜，有一次他在校門口看到我，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後面，他就主動叫我，他就跟我

講說：「麗華老師還是你決定好了。」(粗體為作者所加)

為了要減低數學老師的焦慮，麗華老師強調所上的課程不是只教同志，整個課程會有很長的鋪陳，從異性戀的關係一直談到性別多元的部分，最後再談同志議題。她聳聳肩說：「所以我是想減緩他的焦慮啦！但是不知道效果有沒有達到？」不只談同性戀也談異性戀的方式，除了降低同性戀議題在教室的爭議性之外，同時也降低導師的擔心與懷疑，畢竟擁抱「多元」與「尊重」兩個觀念就沒什麼大問題，因為這是當代社會的普世價值。

但並不是所有演講過的學校都那麼順利，智偉擔任教育小組領導人時，就遇到過台北市英勇國中的導師聯合起來反對熱線入班演講。熱線從這次的失敗經驗體認到，進入學校不只是與邀請老師之間的事，單有友善的輔導老師並不夠。只要一位老師發出反對的聲音，就可能造成熱線無法再進入學校的後果。尤其年級導師在學校形成一個次團體，一位對同志議題不瞭解的導師，便可能鼓動或說服其他導師。

智偉提到當年英勇國中因為邀請熱線的輔導老師向導師借時間與調課，導師在過程中並不十分瞭解同志議題，只要他覺得同志是可以被影響的、是髒的、是噁心的，就有可能讓熱線的行動無法繼續推展：

那個時候英勇國中找我們進入的時候，其實是友善的輔導老師，那我們就入班了，可是入班第一天就有老師反對了，因為他可能以為講的是矯治的，可以改變，輔導室在這個歷程裡面就是堅持要把活動辦完，可是後來就沒有再辦了，因為就是有老師在反對

嘛！

這次的行動讓熱線明白，如果是輔導室辦活動，最好能跟導師或學校老師先談過一次，讓原本沒有意見的老師因為瞭解同志議題，就算以後面對同儕反對，也可以在同同志議題上講一點話，而不是完全沒意見。所以後來的和平國中入班演講就記取了英勇國中的教訓，細緻化入班演講的過程，以避免因為一、兩位老師不瞭解而導致整個行動挫敗。

4. 害怕家長介入

最後一部分則是家長。和平國中有個機制：學校舉辦親子講座時，會發給每個學生一張小紙條，貼在聯絡簿上面。第一年，玉蘭老師猶豫要不要全八年級都貼紙條，讓家長知道這個活動。但最後決定不貼，一來是因為導師的回應讓她覺得沒有必要這麼害怕，二來也擔心貼了反而更不好，並且想測試一下家長對課程介入的程度。她認為這件事要感謝升學主義，因為事後發現，學校的家長對國英數的教學比較在意，對其他科沒有意見：

從我做了四年行政，我完全沒有接收到一通反對的電話，完全沒有，甚至有一位輔導老師特別焦慮他其中一個班的家長，好像之前跟輔導室反映過輔導課程的內容，那這個輔導老師事前有貼那個條子，可是事後家長也都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相反地，桃園縣的公誠國中家長則打電話到學校，質疑為何邀請同志進入班級宣導。面對家長質疑，老師們認為讓家長的情緒發洩出

來就沒事，畢竟會打電話到學校輔導室的家長也不多，除非數量愈來愈多，不然最後通常都不了了之。志明老師覺得比起台北的學校，公誠國中是較鄉下的學校，所以也相對保守許多，對同志議題的接受度並不高，比較會出現不滿的家長。下面是志明老師描述面對歇斯底里家長的情況：

第一次打來抗議的家長還是跟我最熟的一個學生，他很開心地回去跟他爸爸講，結果他的爸爸就非常生氣說學校怎麼可以上這種活動，立刻就打來輔導室罵人。可是有些家長真的只是讓他情緒發洩掉就沒事了，他就打來罵了兩次之後，他說要告校長，他也沒做，這個家長還好。後來又有另外一個家長打來說：「你們學校上什麼樣子的課，我的孩子上了這個回家非常地恐懼跟焦慮……」然後他就劈哩啪啦罵了一堆。不是我接的，那我們組長就說是哪個孩子這麼恐懼跟焦慮，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讓我們輔導老師跟他好好談談，結果那個家長就很不理智地說：「我幹麼告訴你我的孩子是誰，我要我的孩子去你們輔導室給你們做業績嗎？」那個家長就覺得我們沒有要處理這件事情，就打去告校長，所以校長後來就是再跑去跟我們主任做溝通，後來主任那邊都擋下來了。

英國性別教育學者 Debbie Epstein 的研究 (Epstein, O'Flynn and Telford, 2003) 指出，國小教師「恐懼」教導「性教育」，原因之一在於擔心家長抗議。由於英國政府規定學校必須先將性教育的課程內容「知會」家長，這項規定助長老師的焦慮，後來只有一位家長來看性教育影片，並且在看完後決定不讓他的女兒接受如此「明白的性

資訊」。正如 Epstein 等人的研究所言，同志教育和性教育一樣敏感，因此不可避免地必須選擇安全的異性戀教導取向，當作可讓家長心安的鎮定劑。但也有老師預測家長一定會反彈，不等家長打電話到學校抗議，洞悉學生心理的秀英老師告誡學生：「如果你們回去告，如果老師被你們的家長告，然後學校一定會停止上這個課，學弟、妹不是怪我喔！是怪你們喔！就說都嘛你們去亂告，害我們沒有看到同志大哥哥，害我們看不到同志，同學你們擔得起這責任嗎？」先在學生身上打一劑預防針，以不要破壞未來學弟、妹聽演講的權利為理由，讓學生不把訊息告知父母，避免父母反對。秀英老師其實並不是擔心課程因此而無法繼續，而是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同志議題傷害親子間的感情，所以事先設一道防火牆。

在經濟、階級、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下，某些學校家長會積極關心學校給予小孩什麼樣的教育內容，但有些家長並不會主動參與學校的教學事務，有些甚至一開始就沒有能力與條件介入。當我問到是否有家長反對時，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無奈地描述這間學校的父母狀況：

我們學校的家長大概也不大關心我們這些副科教什麼，我的猜測啦！我們這個學區的家長大概不是社經背景很頂尖的，我覺得反而是愈頂尖的家長愈有這樣的問題，他對學校的干涉會愈多，社經背景愈好的家長愈在意我兒子女兒在學校你們讓他做什麼。可是對我們學校這區塊的學生來講，他父母親可能是藍領階級啊，老師教什麼可能都不管，我兒子女兒只要考得上大學就好，或是說他比較沒有那麼足夠的背景知識判斷說，我真的覺得怪怪的，但我怎麼去跟你 argue。他可能也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跟你

講說，即便覺得不妥，（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這是不恰當的。

或許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沒有條件與能力的家長對於學校的教學，通常會先認為：我賺錢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再去管你。再來，即便家長不認同課程內容，也說不出自己不同意的觀點，這群父母的意見就默默地消音。當性別議題遇到階級議題，反而從中獲得非預期的好處，但也突顯性別與階級交織的曖昧關係。並非如公誠國中志明老師所認為的、城鄉差距造成對同志觀感的差異，我同意麗華老師提出的看法：不同教育程度與社經背景的家長主動介入學校的程度也不一，因為能在教育場域提出異議的家長，本身就具有較好的條件和能力，也才有時間與心力介入小孩的校園生活。前面所提到的自強國小位處台北市民生社區，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問題多是主動參與和介入。其他各縣市的明星國、高中，例如和平國中和莊敬高中，父母也會提高警覺，當學校教學內容出現爭議性議題時，隨時出來扮演滅火的角色。2011年3月，文山區的溫良高中因為家長知道熱線進入校園演講，使得家長會向學校施壓，加上教會也介入其中，讓支持多元性別與同志教育的校長與主任，也不得不妥協於家長的壓力，停止讓熱線進入校園演講。家長的反對聲浪其實是最大的阻礙力量，因此熱線與關鍵教師會先考慮未來繼續演講的可能性，低調且秘密地進行，演講內容也選擇安全的論述。

在這多個行動者的賽局下，關鍵教師必須設法巧妙地掌控彼此間的關係，運用不同的策略贏得這場賽局，讓熱線的同志教育進入教室。面對上述四種壓力團體，除了妥協之外，關鍵老師可以採行的解決策略為：強調自己的專業自主權、細緻化入班演講過程，以及同志與異性戀的內容並重。教師在自己的領域都有專業自主權，這也是教

育分工重要的依據，秀英老師與玉蘭老師在面對上級與導師的質疑時，會隱微透露自身的教學內容是專業自主的。細緻化入班演講的過程，主動舉辦一場入班演講的說明會，也是讓同儕與導師安心的作法。公開透明且清楚地向導師與同儕講解入班演講的內容，除了可以化解其緊張與恐懼之外，也同時可以再教育他們對於同志的知識與認知。最後，強調同志並非全部教學內容，只是課程中的一個主題，也有避免風險的效果。麗華老師認為不能一下子就強勢且單獨地把同志教育擺出來，應該把整個教學的脈絡講清楚，才能得到其他老師認同。

（三）教師邀請熱線的動機

邀請熱線的老師是連結熱線與學校關係的主要行動者，沒有他們，熱線教育小組的演講絕對無法運作。李雪菱（2007）在舉辦性別教育的7所國中、小老師當中發現，願意在學期中舉辦四小時的性別教育課程，不代表就有「性別意識」，反而也可能強化兩性角色的二元對立，像是有位老師提醒女學生不要駝背時說：「女生胸大要更有自信，不要駝背，以後長大才能去取笑荷包蛋跟飛機場。」或是當老師提到教授同志教育時，某國中教務主任反問：「同志教育？那是要教愛滋病防治的嗎？」在在說明舉辦性別教育課程的老師並不見得有性別意識。

如李雪菱所觀察，邀請熱線到學校演講同志議題的老師並非一開始就有基進的性別意識，或是和熱線有共同的立場。所以必須分析老師的動機，才能知道不同教育者對於同志教育的想像為何。以下整理出邀請熱線的對口老師或上級老師的三種動機：第一種老師本身認識

同志學生，並從與同志學生的相處與談話中，漸漸發展出想幫助學生的心態；第二種是站在生命教育的立場來實施同志教育；第三種老師以「行為偏差問題」來區分同志與異性戀的好壞，只要有好的行為，不管同性戀或異性戀都是正常的。

1. 我想理解我的同志學生

民國 82 年開始教書的淑芬老師，說到當時在國、高中並不太常聽到同性戀或同志這個名詞，大概只知道同性戀就是喜歡同性，直到第一次有學生跟她出櫃，才相信同志真的存在：

我教書的第一年有一個學生，他在我離開那個學校，我在那個學校只待一年，然後我離開之後，那個學生跟我聯絡，然後跟我講他是，因為我已經調到台中縣的清水去了，所以我就覺得天高皇帝遠，當時就好像是在聽一個事實，我只是覺得好像有一個活生生的人跟我講他是同性戀。然後他跟我講說他很喜歡保養，然後被媽媽發現他的保養品、化妝品，他（學生）就很生氣，就一直講髒話，透過長途電話大概就跟我罵半個小時，然後（我）才知道說這件事情對他這麼重要，那之後的話就是我帶他回台北的時候，會帶他去百貨公司買化妝品。

當年和男同志學生一起去買化妝品的經過，淑芬老師說到時記憶猶新，與男同學認識十幾年，目前仍有聯絡。她看著這個學生一路走來愈活愈自在，不再是當時不敢一個人去百貨公司專櫃買化妝品的小同志，淑芬老師認為這幾年會在自己的公民課上談論同志議題，出發點是這個學生。第一年私下邀約熱線進入班上演講，她就自掏腰包

給熱線演講費用，加上曾經待過消基會，她知道像熱線這種非營利民間團體都很窮。所以當時最多一次有 19 個班級演講，一個班給 1,000 元的鐘點費，總共給熱線 19,000 元。淑芬老師覺得這筆錢花得很值得，她認為「這種東西」並不是光靠她講課就能「通的」。

在課程上，同志議題雖然可以用「尊重多元」來教授，但老師認為授課還是「隔一層」，因為同志仍然活在書本而非生活中。公誠國中的怡君老師曾邀請熱線到健康教育課演講，她強調同志議題並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讓同學理解並感同身受：

以前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講，因為我不是（同志），那我不是（同志）我怎麼跟學生描述，我不能一直跟學生描述說我以前的同志朋友怎麼樣怎麼樣，我覺得那個還是隔一層。主要是阿球他是所謂真的帶同志朋友來，我覺得這是好的，不要我們描述嘛！你們自己看嘛！所謂同志不是三個眼睛六隻手，不是電視上那個樣子一看就是同志，其實不是嘛！

「看見同志」是最實際且有效的方式。怡君老師認為有些老師因為沒看見同志，就覺得自己的班級沒有同志學生，也就沒有討論同志議題的必要。但她指出，其實一開始老師們就沒有想要看見同志學生，所以同志學生也不會去跟老師談他們的困擾；老師的眼睛沒有張開看到同志學生這一塊，也就不覺得需要且必要去瞭解。

像秀英老師和淑芬老師一樣，多數老師會同理班上同志學生的處境，並把同志教育納入課程中。不過因為本身是異性戀，這些老師認為只有請同志來現身說法才最具說服力，同學也能直接和同志互動，而不只是書本上簡單的「尊重同志」幾句話就帶過結束。這類老師

在性的議題上也相對開放許多，當義工和老師溝通是否能講到性議題時，他們大多不太限制演講的內容尺度，非常相信義工的演講方式。和這樣的老師合作，可以說較無壓力，許多同志情慾、情感的部分也較能舒服地講開。另外，老師們通常也會在演講中扮演引導問題的角色，或是義工與同學之間的潤滑劑，不讓場面太過冷清或火爆。可以說，這類老師對於同志議題的關心程度相當高。

2. 同志教育也是一種生命教育

在我訪談的老師當中，有許多認為同志教育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當我問到為何會想要舉辦同志議題的入班演講，莊敬國中的雅婷老師直接說：「原則上，我覺得性別教育也好或者是同志教育也好，它就是一種生命教育，我把它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成為老師重視的教學領域，但什麼是生命教育呢？

教育部在2010年3月24日公佈的「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¹⁵中提到教育的主軸：「以『全人教育』為目標，以『生命教育』為基礎，以『終身教育』為目的，以『完全學習』為歷程，以『健康校園』為園地。」因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特別擬定了資訊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政教育、海洋教育等教學內容，作為根植生命教育的新興議題。

生命教育因此成為教育內容的根本，沒有一個學校不談生命教育。教育部也實際在學校課程融入生命教育：在幼稚園及國中、小階段，生命教育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十大指定內涵

15 網站資料：[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EDU01/990324%B1%D0%A8%7C%ACI%ACF%B2%A9%C0%BBP%ACF%B5%A6%A1\]%B1%D0%A8%7C%C2%B2%A4%B6%BA%F4%AD%B6.pdf](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EDU01/990324%B1%D0%A8%7C%ACI%ACF%B2%A9%C0%BBP%ACF%B5%A6%A1]%B1%D0%A8%7C%C2%B2%A4%B6%BA%F4%AD%B6.pdf)。瀏覽日期：2011/10/30。

之一；在高級中等學校，99 學年度起自高一逐年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規定，在高中三年選修課程中，生命教育類至少修習一學分；大專院校基於課程自主原則，多設在通識課程及相關系所開設的必、選修課程。

隨著家政課程大綱每年不斷改變，開始把生命教育當作教學第二專長的麗華老師，扣著家庭的主軸，在自己的家政課程中慢慢發展有關生命教育的議題：

我後來去參加研習也好，或是修生命教育第二專長也好，我還蠻有興趣去不斷累積累積，所以都有啦！因為家政課程綱要也有在改變，就是說我那個時代的煮飯、縫紉轉為談家庭關係的部分，所以也改名啦叫做人類發展與家庭。它就會訂一個很清楚的主軸是我就要談一個人在家庭裡的發展是什麼，從家庭來看小孩子的發展，從家庭來看爸爸媽媽的發展，從家庭來看老年生活應該怎麼樣。其實我們現在系上主軸應該是走這一塊，所以它的轉變其實也蠻大的。

強調自己不只專做同志教育，莊敬國中雅婷老師認為，她把同志議題當作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因為同志的確佔人口一定的少數比例。她認為目前國、高中生所在意的還是兩性間的交往互動，而不是教育他們如何認識同志：

所以同志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體，我覺得觀念也是這樣子。但是我也願意，就是說談到異性戀兩性交往當中，多多少少一定會有某一些人，某一部分的人口比例，他會是屬於喜歡

同性或是雙性，那這個我們都應該接受，我只是不特別強調，但是我會願意把它納入。

把同志教育當作生命教育一部分的老師，有時候課名和教學內容並不是很契合，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在家政課教授情感關係就是如此。當我繼續追問學校是否還有其他老師教授相關的課程內容時，麗華老師堅定地跟我解釋家政課也可以談性別的理由：

研究者：可是如果像你上情感關係或愛情這樣的課，有別的老師上嗎？

麗華老師：沒有。

研究者：可是這個（情感關係）你又說（跟家政課）有相關？

麗華老師：我只能說有相關，但不是在課程綱要裡面的東西，它反而是在生命教育裡面有的東西，所以如果學校硬要講說我上的這個不是家政課我也不能否認。

研究者：那家政為什麼要上這個，這樣就很難回答？

麗華老師：不會很難回答，很好回答，我就是深化它的深度，因為我們家政課只談婚姻的部分，談愛情的部分，它還是有談愛啊、談喜歡啊、有談迷戀、有談單戀，只是我用很深的方式在談愛是什麼。你不能說不是，它一定有相關，只是它要硬講說這不

是家政課程綱(要)的東西，我承認，沒錯。……嚴格來講我不是在做性別教育，你們(同志教育)就是在這個課程脈絡的最後一個部分，最後一個部分才談同志議題，之前都是談性別文化，性別暴力的部分也有談。(粗體為作者所加)

此類老師和第一類老師不同：同志教育只是生命教育或人本教育的一環，所以同志教育並不是主要強調的教育，反而「尊重」的精神才是重點。所以在位階比較上，「尊重」優於「同志」。採取這類教學立場的老師並不少，如果層層抽絲剝繭，最後可以聽出同志議題其實只是引發尊重的一項工具。所以，通常這類老師的掌控會比第一類老師來得高，在性議題的態度上也有尺度的限制，但相較於下面第三種老師來得開放，像麗華老師就沒有限制義工的演講內容。不過，當義工知道這場演講的關鍵老師屬於此類時，就會強調「尊重同志」，所以講述的生命經驗也趨向負面或被歧視的例子，來引發學生對同志的尊重。第二種老師和下面第三種老師其實並非截然二分，在生命教育或人本教育中，多少會流露出好壞優劣的道德標準，而這常常是評判是否值得尊重的指標。

3. 只要是優質的典範，同志也是好的

跟隨熱線教育小組到台灣各處學校的這段期間，我在和老師互動的過程中觀察到一種隱微的氣氛：只要你是陽光健康的同性戀，就和異性戀沒什麼兩樣。抱持這種想法的老師把道德倫理視為衡量的準則，只是道德倫理不在性取向上，而在情感關係的模式上。例如對於愛情的想像不再是異性戀為正常，同性戀為不正常；而是互相信任、珍惜對方的感情為正常，換伴侶如換鞋、都在床上愛的感情為不正

常。我在和某國中老師的對談中就聽到類似的說法，講到最後老師甚至激動批判那群對感情關係「隨便」的人該死：

如果你們對於你們所愛的人是很珍惜的，你們認真去談一場，你也從這過程當中讓自己的生命跟對方的生命互相呼應，可能你們的這種觀念基本上是很保守的，是很傳統的，是很珍惜的，不是很隨便的，如果你們是這樣的話，那有什麼差別，不是嗎？那你們還是最優質的典範，沒有什麼差別。我也跟那些小孩子講，你以為異性戀就叫做正常嗎？那些換女朋友平均一個月換三個的，你認為那個叫正常？我覺得他才更不正常，根本就是玩的心態，根本就不負責任。

這樣的說法除了符合目前社會對於感情關係的價值與規範之外，同樣也套用到同志族群中。除了未婚懷孕之外，異性戀的速食愛情、劈腿、一夜情等價值批判也被拿來衡量什麼是可以接受的同志教育：第一，只要不亂搞，同性戀和異性戀沒什麼兩樣；第二，也只有不亂搞的同志，才可以被鼓勵。

這類老師算是一種極端的類型，熱線其實很少遇到持此立場的老師邀約。當這類老師遇到同志議題，心中的那把尺馬上會拿出來衡量：通常只要維持一對一的交往關係、不劈腿、不外遇、不亂搞，同志就不是劣質的。判斷異同之間的好壞標準不再是性取向這個範疇，而被轉化成單一伴侶與非單一伴侶的比較範疇，尤其是後者——非單一伴侶的關係——更值得批判與抵制。

本文不深究道德議題的內涵，只想舉出這類邀請熱線的老師，其動機往往是基於對陽光健康的同志的想像，但曖昧的是，標舉「尊重

多元」的熱線似乎和學校老師對「尊重多元」的想像有些差距。對於熱線而言，尊重多元不僅只是尊重不同性取向和少數性群體，還包含較爭議的部分，例如開放式關係與多重伴侶關係。此類爭議性議題幾乎很少在教育現場被提及，原因很簡單，因為和尊重多元性別的主題並不相關。

意識到老師的邀請動機很重要，對教育小組的演講工作尤然，不能直接預設每位邀請熱線的對口教師都具有開放、多元與進步的性別意識。通常若不是學校發生同志學生的問題，就是老師無法處理同志議題而「委辦」給同志熱線來處理。如果「幸運地」讓老師認識到悲慘的同志學生，則前者聯絡熱線的機會更高。有次到台中對近三百位教務主任演講同志議題，會後就有三、四位主任來要名片，不過這些主任也是本身遭遇同志學生的問題，才對於同志議題較為關注。通常這些邀約背後都是因為發生「同志問題」，¹⁶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才會找上熱線，所以一般關心性別教育或同志教育的老師並不多。

五、討論與結論

本文首先描繪出同志教育和其他性別教育議題的位置，發現同志教育受到主流的性別教育（如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與家暴防治教育）排擠，仍座落在邊緣甚至是禁忌的位置。雖然法律明文規定性別教育課程涵蓋同志教育，但法令的重複規定與議題的一魚多吃，反而讓同志教育在實作上不得其門而入。此外，針對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教育的討論，台灣已有學者關注其發展，對於相關議題也有不同的

16 可以說，學校對於同志的態度仍以「問題化」的方式處理。例如當兩個同性學生發生情感糾紛時，學校往往先以同志問題來處理，而非情感問題來處理。

聲音，當中何春蕤對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與性解放的辯證，有助於本研究分析同志教育和這些議題的消長關係。我同意何春蕤（2006）認為在大力提倡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的同時，也應該正視「情慾」這件事，尤其不該把「學生」去性化，如果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教育的取向，是將「騷擾」、「侵害」不斷地「性化」，則會產生「情慾恐懼」（erotophobia），¹⁷ 勢必干擾同志教育的實行與內容，因為擁有情慾似乎一直都是同性戀被詬病的面向。異性戀運作的方式好像根本沒有情慾似地——在現代階段，異性戀通常化身為無害、無性的面貌出現，例如「家庭」、「傳承」、「人口」及「愛情」。相反地，同性戀似乎一直擔負所有的情慾重擔。所以同志教育必然會被限縮在「去性化」的範疇中，而不是「性化」、「情慾化」的範疇。這也是學校或關鍵老師對於同志教育卻步的原因。除了爭議性之外，「同志」與「性」的親近性也是讓處於教育場域的教師們不願啟齒的原因，深怕訴說同志就等於赤裸裸地訴說性與情慾。

其次，我關注關鍵老師在校園推動同志教育的實際困難。在入班演講方面，學校老師並不是一個個彼此毫無關係的原子化個體，他們的行動仍像全景敞視般隨時受到監控，而監控者就是彼此。從垂直關係的上位者（校長與輔導主任），到水平關係的同儕與導師，最後延伸到校外的家長，都是關鍵老師需要考慮的因素，當中只要有人反對，熱線要進入此學校的機會就微乎其微。實行同志教育本身即非易事，加上邀請同志義工進入教室現身說法，更讓關鍵老師小心翼翼地處理，面對行政上的各個關卡。透過強調自己的專業自主權、細緻化入班演講過程，以及同志與異性戀的內容並重，關鍵教師必須化解不

17 情慾恐懼可以說是一種對性的偏見，所有描述生殖器官和情慾活動的語詞，聽在文雅的耳朵裡都是「令人震驚」的。

同壓力團體的反對聲浪，才得以讓熱線的同志教育進入教室。這也是我認為性平法在規定實行同志教育後，不一定會落實校園的主要原因；但看這些關鍵老師仍需如履薄冰地面對各種可能發聲的異議，就知道同志教育的實行並未因為性平法的規定而獲得真正的正當性。

我特別想歸類出關鍵老師邀請熱線的心態，是因為教育小組必須先理解關鍵老師的壓力與動機，才能考慮演講內容的尺度。另外，拉到性別教育的實行層面，省察關鍵老師的心態有助於理解性別教育如何被解讀與詮釋，由此才看得見性別教育實行的盲點。部分教師把同志教育當成獨立課程，從本身認識同志學生的經驗，真正想關心同志學生的校園處境；部分教師則把同志教育視作生命教育或人本教育的一種，同志教育所要傳達的概念是「尊重」，藉由同志等於弱勢族群的意象，將「尊重差異」轉變為「尊重弱勢」的人本教育；大多數教師則天真地把性別教育直接當作兩性教育，遑論同志教育。

在此研究中，我關注的是同志教育目前於校園實作的情形，並認為在檢討校園性別教育的運作狀況時，不能忽略各種性別議題在整個性別教育中的處境。尤其深入到校園中，仍有許多教師聽到「性別」就直接想像成「兩性議題」，當性別窄化成兩性時，性別教育不可避免地會簡化為兩性教育。性別教育雖然提供同志教育進入校園的管道與正當性，但人的觀念跟不上法律進步，自然會把同志教育或同志議題排除在性別教育之外。其實，除了同志教育外，性教育與情感教育也面臨相同的問題。性教育如何教一直是個爭議，有支持「守貞教育」的一方，也有支持教授「安全的性」的一方。所以，必須看到性別教育中各種議題的角逐消長關係，以及對於同一個議題的不同詮釋態度，才能反省性別教育從 2004 年通過至今運作的成效。

附錄一 教師訪談大綱

1. 基本資料
 - 1.1 你是教什麼科目的老師？
 - 1.2 老師教學多久？
2. 教師研習
 - 2.1 你在這學期（今年 2-6 月）舉辦了幾場教師研習？議題或名稱各是什麼？
 - 2.2 你如何符合各種議題教育規定的最低時數？（包涵性侵害防治、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及其他議題）
 - 2.3 為什麼會想邀請同志熱線？
 - 2.4 邀請熱線的過程中，學校的其他人員有什麼反應？
 - 2.5 在你的學校舉辦同志議題的研習，可能遇到的難處是什麼？
3. 班級入班
 - 3.1 你希望熱線演講的內容是什麼？
 - 3.2 你不希望義工演講什麼內容？當義工演講到這些內容時，你如何處理？

附錄二 屏東市博學國小 98 學年度週三活動計畫預定表

週次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週次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一	09.02	校務會議	人	一	02.24	校務會議	人
二	09.09	受災情緒輔導研習	輔	二	03.03	研習	
三	09.16	人權教育研習(暫定)	教	三	03.10	家庭訪問	輔
四	09.23	縣府文化處閱讀研習	教	四	03.17	教室佈置觀摩	教
五	09.30	運動會籌備會	學	五	03.24	性騷擾防治研習	輔
六	10.07	反毒知能研習	學	六	03.31	園遊會	學
七	10.14	閱讀知能研習	教	七	04.07	第一次評量	教
八	10.21	認識過動症校內研習	輔	八	04.14	研習	
九	10.28	教室佈置觀摩	教	九	04.21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教
十	11.04	兒少保護系列研習	輔	十	04.28	兒少保護研習	輔
十一	11.11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教	十一	05.05	領域會議	教
十二	11.18	家暴防治研習	輔	十二	05.12	研習	
十三	11.25	領域會議	教	十三	05.19	第二次評量	教
十四	12.02	資訊e化教室研習	教	十四	05.26	研習	
十五	12.09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學	十五	06.02	教科書評選	教
十六	12.16	準備校慶系列活動	教	十六	06.09	體育教學研習	學
十七	12.23	領域會議	教	十七	06.16	端午節放假一天	人
十八	99.1.6	資訊e化教室研習	教	十八	06.23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
十九	01.13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	十九	06.30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	學、人
二十	01.20	第三次評量	教				
二一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	學、人				

資料來源：屏東市博學國小，本研究整理，粗體為作者所加；另，表中主辦單位的簡稱分別代表如下：「人」為人事室，「輔」為輔導室，「教」為教務處，「學」為學務處。

附錄三 臺北市松山區自強國民小學 98 學年度

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透過講師的講述與志工的生命歷程分享，協助教師瞭解兩性平等教育的內涵。

三、主辦單位：輔導室。

四、實施對象：全校教師。

五、地點：本校 5 樓視聽教室。

六、講座介紹：許欣瑞先生。

學歷背景：政大中文與新聞學士雙學位／輔大心理研究所。

主要經歷：記者、文字工作者、同志諮詢熱線教育小組召集人、同志父母團體帶領人。

專長：同志論述、性別論述、性別教育、同志家庭。

現職：臺灣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

七、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主題	對象	人數	講座
9/30 (三)	13:30-15:30	由兩性到性別—— 開啟你的多元視野	全體教師	90人	許欣瑞先生

八、經費：依本校預算項下支付，共 3200 元。

九、本研習活動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粗體為作者所加。)

參考文獻

- 王怡元 (2004) 〈在學校體制中女同志族群與非同志族群間族群關係之研究〉，
台北市市立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儷靜譯 (2010) 〈Fag 意識形態：男同志學生的校園經驗〉，楊幸真編《青
少年的性》，151-173。台北市：巨流。譯自 Smith, G. W. (2005)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In M. Fine and
L. Weis (Eds.), *Beyond silenced voices: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United
States schools* (ch. 6, pp. 95-116).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何春蕤編 (2006) 《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 李雪菱 (2007) 〈從性別課程設計反思基層教師「性別意識」與「多元家庭」
觀：以東台灣七所基層學校為例〉，「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花蓮慈濟
大學，一月六日。
- 吳幸珍 (2003) 〈性別教育外一章——三個國中女同性戀學生的故事〉，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
- 張喬婷 (1999) 〈異質空間 vs. 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
體性浮現〉，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Berger, J. (1992/11/17) Teaching about gay life is pressed by chancellor. *The New
York Times*, B3.
- Brooke, J. (1996/02/28) To be young gay, and going to high school in Utah. *The
New York Times*, A1, B8.
- Epstein, D., O’Flynn, S., and Telford, D. (2003) “I have no idea how to do it”: Sex
education and teachers’ fears. In D. Epstein, S. O’Flynn, and D. Telford
(Eds.), *Silenced sexualities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p. 33-50). VA:

Trentham Books Limited.

Filax, G. (2003) Queer invisibility: The case of Ellen, Michel, and Oscar. In S. Books (Ed.), *Invisible children in the society and its schools* (pp. 147-169).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Filax, G. (2006) *Queer youth in the province of the "severely normal"*. Vancouver: UBC Press.

The New York Times (author unknown) (1992/5/16) Alabama denies aid to gay student groups. *The New York Times*, L9.

Rofes, E. E. (1989) Opening up the classroom closet: Responding to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gay and lesbian yout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9(4): 444-453.

Rofes, E. E. (2004) Martyr-target-victim: Interrogating narratives of persecution and suffering among queer youth. In M. L. Rasmussen, E. E. Rofes, and S. Talburt (Eds.), *Youth and sexualities: Pleasure, subversion, and insubordination in and out of schools* (pp. 41-6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Shepard, C. F. (1990) Report on the quality of campus life for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students. Los Angeles: Student Affairs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ff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Smith, G. W. (1998)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2): 309-335.

Analysis of LGBT Education Practiced i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Hung-Fu Ts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of 2004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cluding LGBT education.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LGBT education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Taiwan schools. This study observes the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TTHA) as its focus.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THA's LGBT movement in schools, this work discusses the gap between the law and practi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GBT education remains marginal in gender education. In practice, th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of a school limits LGBT education, and many educators have considered gender education as a matter of sex equality, which marginalizes LGBT education. Lastly, this study recogniz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LGBT education would be practiced in classes if it had mor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of teachers and systematic LGBT courses.

Keyword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LGBT education,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作者簡介

蔡宏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台灣大學社會學所畢。

〈聯絡方式〉

E-mail: tedphilips@gmail.com